

讀四書大全說卷十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告子上篇

告子說性猶杞柳猶湍水只說箇猶字便差人之有性卻將一物比似不得他生要捉摸推測說教似此似彼總緣他不曾見得性是箇甚麼若能知性則更無可比擬者孟子斬截說箇善是推究根原語善且是繼之者若論性只喚做性便足也性裏面自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與天之元亨利貞同體不與惡作對故說善且不如說誠唯其誠是以善誠於天是惟其善斯以有其誠天善之故人能誠之所有者

誠也有所有者善也則孟子言善且以可見者言之可見者可以盡性之定體而未能卽以顯性之本體夫然其得以萬物之形器動作爲變化所偶有者取喻之乎先儒窮治告子之失不會至此非所謂片言折獄也

朱子謂告子只是認氣爲性其實告子但知氣之用未知氣之體並不會識得氣也告子說勿求於氣使其能識氣之體則豈可云勿求哉若以告子所認爲性之氣乃氣質之氣則苟悅王充三品之言是已告子且以凡生皆同猶凡白皆白者爲性中間並不分一人禽等級而又何有於氣質之差也理卽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

而氣不後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

如牛犬類

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道惟其氣之善是以理之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氣也唯其善是以可儀也所以乾之六陽坤之六陰皆備元亨利貞之四德和氣爲元通氣爲亨化氣爲利成氣爲貞在天之氣無不善天以二氣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溫氣爲仁肅氣爲義昌氣爲禮晶氣爲智人之氣亦無不善矣理只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健者氣之健也順者氣之順也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乃旣以氣而有所生而專氣不能致功固

必因乎陰之變陽之合矣有變有合而不能皆善其善者則人也其不善者則犬牛也又推而有不能自爲梧椽之杞柳可使過顙在山之水也天行於不容已故不能有擇必善而無禽獸之與草木杞柳等然非陰陽之過而變合之差是在天之氣其本無不善明矣天不能無生生則必因於變合變合而不善者或成其在人也性不能無動動則必效於情才情才而無必善之勢矣在天爲陰陽者在人爲仁義皆二氣之實也在天之氣以變合生在人_{此動字不對靜字言動靜皆動也絲動之靜亦動也}之氣於情才用皆二氣之動也告子旣全不知性亦不知氣之實體而但據氣之動者以爲性動

之有同異者則情是已動之於攻取者則才是已若夫無

有同異未嘗攻取之時而有氣之體焉有氣之理焉

性即則

告子未嘗知也故曰性猶杞柳也則但言才而已又曰性

猶湍水也則但言情而已又曰生之謂性知覺者同異之

情運動者攻取之才而已矣又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亦

情而已矣其曰仁內也則固以愛之情爲內也愛者七情

之一與喜怒哀樂而同發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矣可以爲善則可以爲不善矣猶湍水者此也若夫

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則爲善非才之功

矣猶杞柳者此也

杞柳之爲枯捲人爲之非才之功而以爲不善之器亦人爲之非才之功

夫人之實有其理以調劑夫氣而效其陰陽之正者則固

有仁義禮智之德存於中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

所從出此則氣之實體秉理以居以流行於情而利導之

於正者也若夫天之以有則者位置夫有物使氣之變不

失正合不 disorder

如耳聽目視一時合用而自不紊

以顯陰陽固有之撰者

此則氣之良能以範圍其才於不過者也理以紀乎善者

也氣則有其善者也

氣是善體

情以應夫善者也才則成乎善

者也故合形而上形而下而無不善乃應夫善則固無適

音應也成乎善則有待於成也無適應則不必於善

湍水之喻

有待於成則非固然其成

杞柳之喻

是故不可竟予情才以無

有不善之名若夫有其善固無其不善所有者善則即此

爲善氣所以與兩閒相彌綸人道相終始唯此爲誠唯此

爲不貳而何杞柳湍水之能喻哉故曰誠者天之道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而已二氣誠之者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已仁生氣義成氣又安得尊性以爲善而謂氣之有不善哉

人有其氣斯有其性犬牛既有其氣亦有其性人之凝氣

也善故其成性也善犬牛之凝氣也不善故其成性也不

善氣充滿於天地之間即仁義充滿於天地之間充滿待

用而爲變爲合因於造物之無心故犬牛之性不善無傷

於天道之誠在大牛則不善在造化之有大牛則非不善氣充滿於有生之後

則健順充滿於形色之中而變合無恆以流乎情而效乎
才者亦無恆也故情之可以爲不善才之有善有不善無
傷於人道之善苟其識夫在天之氣唯陰唯陽而無潛無
亢則合二殊五實而無非太極氣皆有理苟其識夫在人之氣
唯陰陽爲仁義而無同異無攻取則以配義與道而塞乎
兩閒因氣爲理故心氣交養斯孟子以體天地之誠而存太極
之實若貴性賤氣以歸不善於氣則亦樂用其虛而棄其
實其弊亦將與告子等夫告子之不知性也則亦不知氣
而已矣

貴性賤氣之說似將陰陽作理變合作氣看卽此便不知

氣變合固是氣必然之用其能謂陰陽之非氣乎易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一陰陽也陰
陽顯是氣變合卻亦是理純然一氣無有不善則理亦一
也且不得謂之善而但可謂之誠有變合則有善善者卽
理有變合則有不善不善者謂之非理謂之非理者亦是
理上反照出底則亦何莫非理哉大要此處著不得理字
亦說不得非理所以周子下箇誠幾二字甚爲深切著明
氣之誠則是陰陽則是仁義氣之幾則是變合則是情才
情者陽之變才者陰之合若論氣本然之體則未有幾時固有誠也故
淒風苦雨非陰之過合之淫也亢陽烈暑非陽之過變之

甚也且如呼者爲陽吸者爲陰不呼不吸將又何屬所呼
所吸抑爲何物老氏唯不知此故以橐籥言之且看者橐
籥一推一拽鼓動底是甚麼若無實有儘橐籥鼓動那得
者風氣來

如吹火者無火則吹亦不然

唯本有此一實之體自然成理

以元以亨以利以貞故一推一拽動而愈出者皆妙實則
未嘗動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
氣便是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底物事故孟子言
水無有不下水之下也理也而又豈非氣也理一氣氣一
理人之性也孟子此喻與告子全別告子專在俄頃變合
上尋勢之所趨孟子在亙古亙今充滿有常上顯其一德

如言潤下潤一德下又一德

此唯中庸鄭註說得好木神仁火神禮金

神義水神信土神知

康成必有所授

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木之曲

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

德十

不待變合而固然氣之誠然者

也天全以之生人人全以之成性故水之就下亦人五性

中十德之一也其實則亦氣之誠然者而已故以水之下

言性猶以目之明言性卽一端以徵其大全卽所自善以

顯所有之善非別借水以作譬如告子之推測比擬也

金仁山謂釋氏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此千年暗

室一燈也於此決破則釋氏儘他說得元妙總屬淺鄙他

只認精魂便向上面討消息遂以作弄此精魂爲工夫如

人至京都不能得見天子卻說所謂天子者只此宮殿嵯峨號令赫弈者是凡人之有情有才有好惡取舍有知覺運動都易分明見得唯道心則不易見如宮殿之易見號令之易聞而深居之一人固難得而覲面也故曰道心惟微在人微者在天則顯故聖人知天以盡性在天微者在人則顯故君子知性以知天

上微顯以小大言下微顯以隱著言

孟子就四

端言之亦就人之顯以徵天之微耳孔子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則就天之顯以徵人之微也要其顯者在天則因於變合在人則因於情才而欲知其誠然之實則非存養省察功深候到者不知釋氏只是急性著立地便要見得

硬去搜索看到人心盡頭未有善未有惡處便自止息告
子也是如此他不信知覺運動情才之外有未發之中總
緣他未曾得見天子反怪近臣之日侍君側向人說知者
爲妄立名色以欺眾則亦可哀也已能活能動底只是變
合之幾變合而情才以生變已則化合已則離便是死也
釋氏說蕉心倚蘆明是說合說夢幻泡影明是說變而其
所變所合者之爲何物總不曾理會在乃云心生種種法
生心滅種種法滅

生之謂性死
卽無性也

嗚呼亦安得此鄙陋俗淺

之言而稱之也哉

仁山云釋氏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

動之理爲性語猶有病蓋將理氣分作二事則是氣外有理矣夫氣固在人之中而此外別有理豈非義外之說乎所以視聽言動之理在旣視聽旣言動後方顯卽可云外孔子言復禮爲仁則禮徹乎未有視聽言動之先與旣有之後卽氣而恆存也今以言與聽思之聲音中自有此宮商角徵羽而人之氣在口卽能言之在耳卽能辨之視之明於五色動之中於五禮亦莫不唯氣能然非氣之用僅可使視見聽聞言有聲動則至也人之性旣異於犬牛之性人之氣亦豈不異於犬牛之氣人所以視聽言動之理非犬牛之所能喻人視聽言動之氣亦豈遂與犬牛同耶

人之甘食悅色非白陷於禽獸者則必不下齊於禽獸乃
嘍蹠之食乞人不屑不屑則亦不甘矣是卽自陷於禽獸
者其氣之相取也亦異況乎卽無不屑而所甘所悅亦自
有精粗美惡之分其所以迴然而爲人之甘悅者固理也
然亦豈非氣之以類相召者爲取舍哉故曰形色天性也
氣而後成形形而後成色形色且卽性而況氣乎氣固只
是一箇氣理別而後氣別乃理別則氣別矣唯氣之別而
後見其理之別氣無別則亦安有理哉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
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卽無不是理也變合或非以理則

在天者本廣大而不可以人之情理測知聖人配天只是因而用之則已無不善矣朱子說堯舜之子不肖是不好底意思被他轉得好了非堯舜之能轉天也在變化處覺得有些不善其實須有好底在子雖不可傳而適以成其傳賢之善也唯知其廣大而不執一偏則無不善矣在天之變合不知天者疑其不善其實則無不善惟在人之情才動而之於不善斯不善矣然情才之不善亦何與於氣之本體哉氣皆有理偶爾發動不均不浹乃有非理非氣之罪也人不能與天同其大而可與天同其善只緣者氣一向是純善無惡配道義而塞乎天地之間故也凡氣之